

## 視点移動与照应现象—试论反身代词“自己”和第三人称代词“他/她”的选择原理

劉, 羈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

<https://hdl.handle.net/2324/1799310>

---

出版情報：言語科学. 52, pp.1-16, 2017-03-31. 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Kyushu University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 视点移动与照应现象

## 试论反身代词“自己”和第三人称代词“他/她”的选择原理

劉 羸

**提要** 本文首先整理了诸多研究领域关于视点问题的主流说法，重点分析了语言学领域中久野暲（1978）的“共感视点理论”和泽田治美（1993, 2009）的“直示视点理论”。其次，采用泽田论文的“直示视点理论”，通过分析当代汉语小说中的例句，总结了句子层面的视点移动基本原则。最后，本文从视点移动与小说中内部描写之关联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反身代词和人称代词的选择原理。

**关键词** 直示视点 视点移动 反身代词 人称代词 内部描写

### 1. 研究背景

关于汉语语法中视点（viewpoint）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视点与移动动词、主动被动句、时制时体、主观客观性等方面（例如下地早智子 2004；姚双云 2012；加藤晴子 2016 等）。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涉及汉语中视点移动与照应现象之间关联的研究。

对此，本文以当代汉语小说为语料，将以下两点作为研究目的进行了考察。

- I. 阐明当代汉语小说中视点移动的基本原则。
- II. 从视点移动与内部描写之关联的角度，考察反身代词和人称代词的选择原理。

### 2. 关于视点的先行研究

“视点”这一概念，不仅限于语言学研究，在电影学、文艺学、认知心理学等领域中也备受瞩目。

Nilsen（1959：37）指出，电影拍摄中每变换一个视点，不仅观众对于某一事物的感知会随之改变，该事物本身的意义也会随之变化。如果摄影师从某一角度使用“远景镜头（long-shot）”拍摄某一画面的时候，摄影角度（camera-angle）呈现给观众的是“旁观者（outside observer）”的画面。如果摄影师使用“中景镜头

(mid-shot)”或“特写镜头(close-up)”的话<sup>1</sup>，就能获得画面中登场人物的视点，由此便可以从内部视点来观察电影中的世界(Nilsen 1959: 37)。

国语教育家西乡竹彦<sup>2</sup>(1975,1985)从文艺学的角度出发，将作者安置视点的人物称为“视点人物”。西乡指出，使用纯粹的第三人称从外部世界客观描写的视点称为“外眼”；与此相对，使用第一人称，通过某视点人物的内侧观察世界的视点叫做“内眼”。读者通过“内眼”来观察小说世界时，有两种情况：第一种，读者化身为“视点人物”，西乡称之为“同化”；第二点，读者有时会离开“视点人物”客观地观察世界，西乡将其称为“异化”<sup>3</sup>。

宫崎清孝、上野直树(1985)的观点与西乡竹彦类似，他们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视点问题，并指出作者在设定视点时，有时将其放在作为第三人称或第一人称的某登场人物身上，有时视点又似乎没有放在任何登场人物身上。此时的视点，实际上安置在没有直接表现出来的第三者，即“旁白(narrator)”的身上(宫崎清孝、上野直树 1985: 105)。

综上所述，这些学科中对于视点的解释，主要可以总结为“作为旁观者的外部视点”和“作为登场人物的内部视点”两种。下面，本文将介绍语言学研究领域里关于视点研究的主要观点，即久野暲(1978)的“共感视点理论”和泽田治美(1993, 2009)的“直示视点理论”。

久野暲利用“共感度(empathy)”解释英语和日语中视点的问题。他将话者对于名词短语  $x$  所指示对象的“同化”称为“共感”。同化程度，即“共感度”可以用“ $E(x)$ ”这一公式来表示。同时，他将共感度定义为数值 0(客观描写)到数值 1(完全同化)之间的连续体(久野暲 1978:134)。根据久野的理论，“比起  $x$  更靠近  $y$  的视点”可以表示为“ $E(y) > E(x)$ ”。比如，例句(1)的共感度为 0，属于纯粹的客观描写，可以用“ $E(\text{John}) = E(\text{Mary})$ ”来表示；例句(2)是靠近 John 的视点，属于“ $E(\text{John}) > E(\text{Mary})$ ”的情况；而例句(3)是靠近 Mary 的视点，可以用“ $E(\text{Mary}) > E$

---

<sup>1</sup> 虽然采用“中景镜头”和“特写镜头”可以获得内部视点，但是本文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区别。“中景镜头”是从电影世界中的某个角度，与登场人物保持中等距离进行描写；对此，可以认为“特写镜头”是极为接近登场人物，甚至与其同化的情况。

<sup>2</sup> 关于文献作者的姓名，在本文中统一使用汉语简体字，参考文献按照原著作者姓名。

<sup>3</sup> 本文主要考虑第三人称代词和反身代词之间的选择问题。因此，下文中的所有例句都出自第三人称为“视点人物”的小说。

(John)”来表示。

(1) Then, John hit Mary.

那时，约翰打了玛丽。<sup>4</sup>（久野暉 1978:129）

(2) Then, John hit his wife.

那时，约翰打了他的妻子。（久野暉 1978:129）

(3) Then, Mary's husband hit her.

那时，玛丽的丈夫打了她。（久野暉 1978:129）

同时，久野论文提出了“对称词视点级别”原理<sup>5</sup>。具体来说，当句子中存在对称词  $x$  以及依存于  $x$  的对称词  $f(x)$  时，话者对于  $x$  和  $f(x)$  的共感度可以表示为“ $E(x) > E(f(x))$ ”。例如（4）：

(4) John talked to his sister about her husband.

约翰跟他妹妹谈了谈她丈夫的事情。（久野暉 1978:135）

从“对称词视点级别”的观点出发，John 和 his sister 可以表示为“ $E(\text{John}) > E(\text{John's sister})$ ”。而 his sister 和 her husband 又可以表示为“ $E(\text{John's sister}) > E(\text{John's sister's husband})$ ”。最终，三者之间的共感度关系，能够用“ $E(\text{John}) > E(\text{John's sister}) > E(\text{John's sister's husband})$ ”这一公式来表示。

此外，久野还提出了“视点一贯性”和“反身代词视点制约”原则。

(5) 视点一贯性原则：

单句中的共感度关系，不可以包含逻辑矛盾。（久野暉 1978:136）

例如（6），按照“对称词视点级别”，Mary's husband 可以表示为“ $E(\text{Mary}) > E(\text{John})$ ”。另一方面，his wife 又可以表示为“ $E(\text{John}) > E(\text{Mary})$ ”。然而，由于此句的共感度关系中存在逻辑矛盾，因此无法成立<sup>6</sup>。

(6) \*Then, Mary's husband hit his wife.

那时，玛丽的丈夫打了他的妻子。（久野暉 1978:135）

下面来看“反身代词视点制约”。

(7) 反身代词视点制约原则：

---

<sup>4</sup> 本文中例句的汉语译文皆由笔者翻译。

<sup>5</sup> 关于“对称词”的定义，久野并没有论及。根据鈴木孝夫（1982）的定义，“对称词”是“话者在指示或提及谈话对象时所使用的表达方式”，此处按照铃木的定义理解。

<sup>6</sup> 在本文中使用“\*”表示无法成立的句子，使用“?”表示不太自然，但可以成立的句子。

比起从句中出现的其他事物，句中出现的“自己（日语作“自分”）”表示接近“自己”的指示对象的视点。（久野暉 1978:206）

久野论文认为按照上述原则，（8a）（8b）的“自分（汉语作“自己”）”，都是从靠近“太郎”的视点所进行的描述。不同的是，（8a）的“貸してくれた（借给（自己））”很明显是从“太郎”的视点出发，“太郎”和“自分（自己）”的视点之间没有出现逻辑矛盾，可以成立。反之，（8b）的“貸してやった（借给（别人））”，是从接近“花子”的视点描写的，与“自分（自己）”所表示的靠近“太郎”的视点之间存在逻辑矛盾，因此无法成立。

（8）a.太郎は、花子が自分に貸してくれた自動車を修繕した。

太郎把花子借给自己的汽车修好了。（久野暉 1978:207）

b.\*太郎は、花子が自分に貸してやった自動車を修繕した。

太郎把花子借给自己的汽车修好了<sup>7</sup>。（久野暉 1978:207）

久野暉（1978）的“共感视点理论”对视点研究方面的影响深远，不仅局限于语言学，在文艺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中也是经常被引用的重要理论。不过，久野论文中最大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例句是单句作例，没有运用该理论分析实际的例句。此后，泽田治美（2009）也指出久野的理论在分析小说中实际例句时，无法很好地解释许多问题。

针对日语和英语的视点问题，泽田治美（1993，2009）提出了“直示视点理论”。按照泽田的定义，所谓“直示”就是“描写事物、现象时，话者所占有的空间性、时间性、心理性、认识性位置”。同时，他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原则，叫做“关于照应的视点原则”，具体内容如下：

（9）当话者谈到画面中的登场人物时，视点在话者方面时，使用人称代词或该人物的专有名词；视点在登场人物方面时，使用反身代词“自分（汉语作“自己”）”。（泽田治美 1993：246）

例如（10），该小说的作者在指示“美津子”这一女性时，分别使用了专有名词“美津子”、反身代词“自分（自己）”以及第三人称代词“彼女（她）”。

（10）美津子は窓硝子にうつる自分のやや険しい表情や大きな眼を見つめ、テ

---

<sup>7</sup> 由于汉语的“借给”一词中没有“貸してやる（借给别人）”和“貸してくれる（借给自己）”的区别，因此两句汉语翻译相同。

レーズ<sup>8</sup>の心が痛いほどわかる。(中略) 美津子は自分が他の女性たちとちがって、誰かを本気で愛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ように思った。砂地のように乾ききって、枯渇した女、愛が燃え尽きた女。(一体、あなたは何がほしいの) 美津子はまだ物珍しそうに彼女を見ている同室の少女にむかって心の中で呟いた。

美津子凝视着映射在玻璃窗上自己略显冷峻的表情和大大的眼睛，深切体会到泰芮丝的心情。(中略) 美津子觉得自己和其他女性不同，无法真正爱一个人。她是一个像沙地一样干透，枯竭了的女人。(你到底想要什么?) 美津子面对一个还在稀奇地看着她的同室少女，在心中自问。(远藤周作『深い河』，引自泽田治美 2009: 102)

泽田指出，如果改变上述例句中的照应方式，就会出现无法成立或不自然的情况，例如(11)(12)。

(11) 美津子は窓硝子にうつる{自分/\*彼女/\*美津子}のやや険しい表情や大きな眼を見つめ、テレーズの心が痛いほどわかる。

美津子凝视着映射在玻璃窗上{自己/她/美津子}略显冷峻的表情和大大的眼睛，深切体会到泰芮丝的心情<sup>9</sup>。(远藤周作『深い河』，引自泽田治美 2009: 102)

(12) 美津子はまだ物珍しそうに{自分/彼女/?美津子}を見ている同室の少女にむかって心の中で呟いた<sup>10</sup>。

美津子面对一个还在稀奇地看着{自己/她/美津子}的同室少女，在心中自问。(远藤周作『深い河』，引自泽田治美 2009: 102)

泽田认为例句(11)中，意识到玻璃窗上映射的表情和眼睛的人，不是小说的作者，而是美津子自己。由于该句是从内部视点对美津子的意识进行的描写，因此只能使用反身代词。如果使用第三人称代词或者专有名词的话，所指的就不是“美津子”，而是其他女性了。

例句(12)与(11)不同，意识到“少女看着美津子”这一事实的人，可以因语境

<sup>8</sup> 《泰芮丝的寂爱人生》是法国小说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小说，于1927年出版。

<sup>9</sup> 此处仅涉及日语，因此忽略汉语译文中的选择问题。

<sup>10</sup> 泽田论文并不认为此处不可以使用专有名词“美津子”，而是觉得第三人称代词和专有名词都可以使用，只是第三人称代词更加自然。

而异。既可以是小说的作者，从而使用人称代词或专有名词（后者会稍显不自然）；也可以是美津子本人，这时便可以使用反身代词进行照应。前者是旁观者从外部视点进行描写，而后者是从内部视点描写美津子自身的意识。

对于上文中提到的久野暉（1978）的“共感视点理论”，泽田（2009）提出了质疑。他强调解释视点问题时，不能够依靠共感度等式或不等式，需要从“直示”的观点出发，直示视点或在话者方面，或移动到登场人物方面（泽田治美 2009：143）。

具体来说，针对久野的“视点一贯性原则”，泽田举出如下反例：

(13) A: 花子さんの病室にいるあの人は誰？

花子病房里的那个人是谁？

B: あれはお兄さんの太郎さんだよ。妹を見舞いに来たんだ。

那是她哥哥太郎。来探望妹妹了。（泽田治美 2009：112）

泽田指出，按照久野的“对称词视点级别”分析，(13)中的“妹妹”是“太郎”的妹妹，可以表示为“E（太郎）>E（花子（=太郎的妹妹））”。因此，共感度视点应该更加接近“太郎”。然而，久野曾经提出动词“来る（来）”的视点制约“E（终点的人）>E（动作主体，出发点的人）（久野暉 1978:254）”。如果根据这个制约原则，那么“妹を見舞いに来た（来探望妹妹了）”表示为“E（花子（=太郎的妹妹））>E（太郎）”。这样的话，“E（太郎）>E（花子（=太郎的妹妹））”和“E（花子（=太郎的妹妹））>E（太郎）”两个不等式之间自相矛盾，违反了视点一贯性原则。因此，例句（13）理应不成立，但事实上却完全没有问题。

泽田认为，按照“直示视点原则”便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例句（13）这种情况，“直示视点”接近“花子”。而“お兄さんの太郎さん（哥哥太郎）”中的“お兄さん（哥哥）”由于是“花子さんのお兄さん（花子的哥哥）”，因此视点同样是在“花子”方面。两者互不矛盾，可以成立<sup>11</sup>。

此外，泽田治美（2009）利用下面的例句，指出久野的“反身代词视点制约原则”的问题。

---

<sup>11</sup> 本文认为泽田的分析也存在问题。其问题在于，日语在称呼自己和别人哥哥的时候有敬体“お兄さん（（别人的）哥哥）”和常体“兄（（自己的）哥哥）”的区别，因此无需前置人称代词便可以区分。英语和汉语没有这种敬语，只有依靠 my/her brother、或“我哥哥”和“她哥哥”来进行区别。所以，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单纯依靠上述例句来批判视点一贯性原则的话，是不全面的。

(14) 太郎の父は自分が{息子／太郎}を保育園に送り迎えをしないと気がすまなかつた。

太郎的父亲如果自己接送{儿子/太郎}就受不了。(泽田治美 2009: 114)

泽田首先指出,在从句中“自分(自己)”指示“太郎の父(太郎的父亲)”,根据“反身代词视点制约原则”,这是从接近“太郎の父(太郎的父亲)”的视点描写的。然而,按照“对称词视级别”来看,主句是从接近“太郎”的视点进行叙述的。

(15) 从句: E(太郎的父亲) > E(儿子/太郎)

主句: E(太郎) > E(太郎的父亲)

即使主句和从句的视点之间出现了逻辑矛盾,但例句(14)并没有任何问题。从直示视点的角度来看,这一句中的视点在登场人物,也就是“太郎的父亲”方面。比起久野的“对称词视级别”,“直示视点”更加优先,能够有效地解决久野理论无法克服的难题(泽田治美 2009: 115)<sup>12</sup>。

由于泽田治美(1993, 2009)的“直示视点理论”确实可以更好地说明实例方面的诸多问题,因此本文基本支持泽田的观点,认为作者在使用专有名词和人称代词时,视点是在作者方面的;而作者在使用反身代词时,视点在登场人物方面。

不过,虽然都是从外部视点进行描写,但泽田论文并没有解释专有名词和人称代词的选择原理。

本文认为两者的区别并非视点方面的区别,而是在话语中对某一对象进行“导入”和“展开”方面的区别。小说的作者在句子或段落开头介绍某个指示对象(例如(16)),或是从某一对象移动到新的对象时(例如(17)),一般会选择专有名词进行“导入”。通过识别专有名词,即登场人物的姓名,读者可以准确地把握该句中的动作主体。而再次指示已经介绍过的指示对象时,由于是读者了解的人物,因此选择人称代词进行照应,更为自然。

---

<sup>12</sup> 关于英语的反身代词-self和日语的“自分”的对比研究,还有广濑幸生(2009)。广濑论文利用“公共自我”和“私有自我”的观点(日语中作“公的自己”和“私的自己”),分析了日英双语的异同。具体来讲,他指出日语中虽然存在固定用法“自分(自己)”指示“私有自我”,但并不存在对应“公共自我”的表现形式。因此,只能代用反映话者和听者之间关系的词语,比如“ぼく／わたし(我)”、“お父さん(父亲)”、“先生(老师)”等等。而英语存在有表示“公共自我”的I,但不存在表示“私有自我”的表达方式,因此只能借用本来表示“公共自我”的人称代词。详细内容请参考广濑幸生(2009: 155)。

(16) 江玫觉得泪水已冲到了眼睛里，她连忙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17) 白雨潇离去以后，阮海阔依旧坐在凉亭之内，面壁思索起很久以前离家出门时的情景。他闭上双目以后，看到自己在轮廓模糊的群山江河、村庄集镇之间漫游。(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在下文中，笔者将结合汉语小说中的大量实例进行具体论述。

### 3. 分析与考察

#### 3.1 视点移动基本原则

本文调查分析了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小说大陆作家的作品(路径选择:当代/文学/大陆作家)，以及贾平凹(1993)《废都》(北京出版社)、陈忠实(1993)《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莫言(1995)《红高粱》(作家出版社)、莫言(1996)《丰乳肥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余华(2008)《兄弟》(作家出版社)、陈忠实(2009)《害羞》(收录于《回首往事》中国盲文出版社)等文学作品。

本文没有使用登场人物之间的对话文，包含人称代词和反身代词的例句全部引自叙述文。通过分析，笔者归纳出当代小说句子中的视点移动的基本原则。此处的“句子”并非单句，汉语中一般使用“逗号”将几个单句连接为一段话，再用“句号”或“分号”将这些段落隔开。

(18) 当代汉语小说句子中视点移动的基本原则<sup>13</sup>:

作者一般会由远及近移动视点，按照“外部视点(导入)”→“外部视点(展开)”→“内部视点(展开)”的顺序，使用“专有名词(作者视点)”→“人称代词(作者视点)”→“反身代词(登场人物视点)”的顺序指示登场人物。

上述文字可以总结如下:

(19) 外部视点(导入) → 外部视点(展开) → 内部视点(展开)  
      专有名词                      人称代词(典型的照应词)    反身代词

具体例句如(20)(21)(22):

(20) 宋凡平笑着点头，他让李兰在外面等待着好消息，自己走了进去。(余华

---

<sup>13</sup> 关于该原则的作用范围，得到了九州大学大学院语言文化研究院内田谕准教授的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兄弟》)

(21) 鹿三就不再问，他不懂得罌粟，自己并不奇怪。(陈忠实《白鹿原》)

(22) 巨大的气浪震得司马库耳朵失灵，他只看到蒙古马拖着爬犁在冰河上没头苍蝇般乱撞，队员们都呆呆地站着或是坐着，有的人耳蜗里流出了黑血。他大声吼叫，但自己也听不到声音。(莫言《丰乳肥臀》)

观察(20)-(22)，可以发现在话语段落中，作者在导入登场人物“宋平凡”、“鹿三”、“司马库”时，首先使用专有名词，从外部视点俯瞰这些人物。而再次言及这些指示对象，使用了人称代词“他”。当作者从登场人物的视点进行描写时，使用了反身代词“自己”。相同的视点移动很常见，以下的例句也是如此。

(23) 陈北燕自从得肝炎吃激素变成个胖子之后，在保育院很受歧视，除了她姐有时跟她说说话，没人跟她玩，经常自己很寂寞地独自靠墙坐在小椅子上。(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24) 尹小跳试着做了，她的刘海儿果真弯曲了，她照着镜子，感觉自己就像个儿时的洋娃娃，活泼而又新鲜。(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25) 谁也没留神小菲双脚赤红，踩的是欧阳干事的被单。被单是洋布，又旧，洗着很轻巧。等她回到宿舍，发现自己地铺上有一本书，名字叫《怎么办》。(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一般来讲，“人称代词→反身代词”的顺序是无法改变的。例如，在下面的两个例句中，将人称代词和反身代词的顺序改变，读起来就会感到非常不自然。这是由于(26)-(27)两句违反了(18)中的基本原则，没有按照由远及近，由外到内的顺序。给读者的感觉是，人称代词“他”指示的并非“宋平凡”和“鹿三”，而是其他登场人物。

(26) \*宋平凡笑着点头，自己让李兰在外面等待着好消息，他走了进去。(作例)

(27) \*鹿三就不再问，自己不懂得罌粟，他并不奇怪。(作例)

不过，虽然视点的移动一般会遵循(18)的基本原则，但如果在“句号”或“分号”后面的话语段落中，就可以再次将内部视点拉回至外部视点进行描写，例如(28)和(29)。

(28) 郭大柱体检时，发现自己的血压不稳定，忽高忽低。但他从不借此去泡诊断书休息。(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29) 他回头看时，只见中共中央委员，中纪委常务副书记，2.18 专案组组长江

翠峰笑容可掬的站在自己身侧；他的身后站立着一名脸色苍白面容清秀的年轻女子，一双大眼睛沉静如水地注视着自己。（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26）和（27）这两例中，由于人称代词和反身代词同在一段连续的描写中，所以违反了（18）的原则，会产生不自然的感觉。而（28）和（29）中的人称代词前分别为句号和分号，并非在一段连续的描写之中，因此可以成立。

另外，在（28）中，即使作者直接从外部视点（“郭大住”）过渡到内部视点（“自己”），但给读者的感觉还是非常自然的。这说明虽然（18）的原则一般无法改变顺序，但是中间的“外部视点（展开）”，也就是使用人称代词的一环是可以略过的。（30）和（31）也是如此。

（30）朱先生击掌称好之后，自己也吟诵起来：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陈忠实《白鹿原》）

（31）白灵觉得好玩，从茅厕出来故意不翻牌儿，自己就躲在祠堂角落里看徐先生怎么办？（陈忠实《白鹿原》）

在 3.2 节中，本文将结合视点移动与内部描写之间的关联，进行详细论述。

### 3.2 视点移动与内部描写之间的关联

关于小说作者在作品中的描写方向性，Uspensky（1973：81）将其分为“内部描写（internal description）”和“外部描写（external description）”。泽田治美（1993：258）也采用如上分类，认为在描写某种意识或感情时，内部描写是从经验、感知意识或感情之人的内部出发进行描写，而外部描写是从观察者或话者的角度出发进行描写的。在下文中，笔者将从视点移动与内部描写之间关联的角度出发，具体来说，从知觉谓语、感情谓语、情态表现以及内部语言的角度分析，意在阐明当代汉语小说中视点移动的特点。

#### 3.2.1 视点移动与知觉谓语

在与“看到”、“发现”等知觉谓语结合时，如果可以确定语境中是通过登场人物的视觉或知觉真实地“看到”或“发现”，往往只能使用反身代词，无法用人称代词互换<sup>14</sup>。

<sup>14</sup> 关于视点移动与知觉谓语之间的关联，得到了九州大学大学院语言文化研究院山村ひろみ教授和松村瑞子教授的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例如(32)(33)(34),此时的意识主体为登场人物“阮海阔”、“苏淳”以及“李小兰”,作者利用内部视点,通过登场人物的视野描写小说中的世界非常自然。反之,使用“他”或“她”也就是外部视点描写的话就会产生不自然的感觉。这时的“他”或“她”给人的感觉并非指示登场人物“阮海阔”、“苏淳”以及“李小兰”,而是另有其人。

(32) 白雨潇离去以后, 阮海阔依旧坐在凉亭之内,面壁思索起很久以前离家出门时的情景。他闭上双目以后,看到{自己/\*他}在轮廓模糊的群山江河、村庄集镇之间漫游。(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33) 苏淳很快就醉了,最后都快出溜到桌子下头去了。等睁眼一看,发现{自己/\*他}压根不在家里,却躺在洗浴中心的一间房子的床上。(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34) 难道是胎动? 李小兰一下子睡意全消, 她靠着床架半卧位,屏息静气地注视着{自己/\*她}的小腹。(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不过,如果无法确定语境中是通过登场人物的视觉或知觉真实地“看到”或“发现”,那么照应词的选择就会因语境而异。例如(35)(36)(37)。

(35) 老方听到调查组来调查,看到{自己/他}的材料起了作用,倒没十分高兴。(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36) 更令玫琳凯气愤的是无论她工作怎样努力,表现多么优异,她却始终被男性主宰的世界拒之门外,1963年当她出差回来时,发现{自己/她}手下的男助理居然被提升到比她更高的职位上。(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37) 一个男人,看见{自己/他}的女朋友跟别人约会,却无动于衷,他不是个大混蛋就是丝毫不爱他的女朋友,这种人是绝对不可以托付终身的。(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这时的“看到”、“发现”和“看见”可以是登场人物亲眼目睹,这时作者从内部视点的角度,从登场人物的视点使用反身代词“自己”;同时,也存在并非在现场亲眼目睹,而是作为旁观者察觉到或意识到情况的发生,这时便能以旁观者的视点,即使用人称代词“他”或“她”从外部视点来进行记述<sup>15</sup>。

<sup>15</sup> 对此,泽田治美(2009)指出在日语中,与“見る(看见)”、“見つめる(注视)”等知觉谓语一起使用时,视点可以自由移动于作者和登场人物之间。使用人称代词时,是从作者方面外部描写登场人物,而使用反身代词时,作者将视点移动到登场人物方面进

### 3.2.2 视点移动与感情谓语句

感情谓语句表现话者的主观感情。因此，当与“满足”、“着急”、“奇怪”等一起使用时，反身代词“自己”非常自然，而人称代词“他”或“她”就会让读者感到不自然。

(38) 自打加入了雷斯尼，林如成培养了一些新的个人爱好，比如说的欲望，几乎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为了满足{自己/\*他}，林如成规定所有的销售人员每天早上八点半到达公司，开一个小时的早会。(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39) 哎呀，想人是这么个滋味呀!连心挂肚的，可真折磨人!他刚被抓出来的时候想家，想妈妈，想爹，不知他们怎样为{自己/\*他}着急掉泪，怎样生活。(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40) 天再亮了一截。身边也热闹了，大多是给家人买早点的老人，步履蹒跚。由于年久操劳，身子弯得像只虾；雨翔看见他们走如弓的样子，奇怪{自己/\*他}心里已经没了同情。(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其原因在于，以上语境中只有从亲身体验“满足”、“着急”、“奇怪”等感情的意识主体的视点出发，才可以进行描写。因此，从内部视点对这些登场人物的内部感情进行描写非常自然。反之，如果采用外部视点，从旁观者，也就是小说作者的视点出发，强制窥探登场人物内心的感情，便会给读者不自然的感觉。

### 3.2.3 视点移动与情态表现

情态表现可以用来表现话者的主观推断，例如“好像”、“似乎”、“也许”等等。以下例句(41) - (43)是视点移动与情态表现结合的实例。

(41) 暖暖的脸刷一下红了个透,好像{自己/她}受了污辱似的叫:“九鼎,你胡说个啥?”(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42) 那人站住,浑身上下地摸,似乎{自己/他}也不知道带笔没有,半天回答:“没带。”(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43) 赵长春明白,与秦启风相比,自己缺乏他那种天下大势舍我其谁的霸气,更缺乏他那副感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刚骨!也许这是{自己/他}最为致命的弱点,也许{自己/他}永远也当不了一把手!(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

---

行内部描写。

学/大陆作家)

一般来说,这种推断有可能出自登场人物“暖暖”、“那人”、“赵长春”,此时使用反身代词比较自然。反之,如果是小说作者的推断,那么也不妨从外部视点描写,推断“暖暖好像受了侮辱”、“那人似乎也不知道带笔没有”、“也许这是赵长春最为致命的弱点”。因此,与感情谓语句不同,与情态表现一起使用时,一般来说反身代词和人称代词是可以根据不同语境而互换的。

### 3.2.4 视点移动与内部语言

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李维译 1997)将人类的语言行为分为内部言语(inner speech, 以下简称为“内言”)和外部言语(outer speech, 或称“有声言语”, 以下简称为“外言”)<sup>16</sup>。所谓内言,就是不伴随声音的语言,是人类在内部进行思考所使用的道具。对此,外言就是人类在日常生活所使用的,伴随声音的语言<sup>17</sup>。

在小说中,也会经常出现对登场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此时,登场人物自身内部的思考,一般无法从外部进行窥探,小说作者只有通过和登场人物同化,才能够将这些内部的心理活动描写出来。例如(44)(45)(46)(47)。

(44) 庄之蝶心中大悦。妇人为什么没有告诉周敏鞋的来源,且当了周敏的面说谎得自自然然,那么,她是对{自己/\*他}有那一层意思了吗?(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45) 周敏坐在那里身子发软,中午吃下去的好酒好菜往上泛,心想,怕鬼有鬼,绳从细处断了,这不仅给庄之蝶惹了事,{自己/\*她}一个临时招聘人员还能在杂志社干下去吗?(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46) 方鸿渐出了苏家,自觉已成春天的一部分,沆瀣一气,不是两小时前的春天门外汉了。走路时身体轻得好像地面在浮起来。只有两件小事梗在心里消化不了。第一,那时候不该碰苏小姐的手,应该假装不懂她言外之意的;{自己/\*他}总太心软,常迎合女人,不愿触犯她们,以后言动要斩截些,

<sup>16</sup> “言语”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并不常见,一般使用“语言”。不过,本文在此尊重原文,直接引用李维的译文。

<sup>17</sup> 维果斯基(李维译 1997: 132)同时指出内言是为个体自身的言语;而外言则是为他人的言语。外言是思维向言语的转化,是思维的具体化和客观表现;内言的过程被颠倒过来,言语转化成内在思维。

别弄假成真。(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47) 方鸿渐盘算一下,想爱尔兰人无疑在捣鬼,{自己/\*他}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岂非也成了骗子?(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当代/文学/大陆作家)

可以看到,(44)的“心中大悦”、(45)的“心想”、(46)的“只有两件事梗在心里消化不了”以及(47)的“盘算一下,想”等“引导词”(详见中里见敬 2010,2011),表示下文是登场人物内心的独白。在描写登场人物的心理活动时,只能采用内部视点。如果将(44)(45)(46)(47)中的“自己”改为“他”或“她”,所指示的就不是“庄之蝶”、“周敏”、“方鸿渐”自身,而是另有其人了。这点与 3.2.2 节中感情谓语句相似,由于无法从外部直接体验登场人物的内心感情,因此只能采用内部视点,才能将其表现出来。

#### 4. 总结

本文首先整理了各个研究领域关于视点问题的主要观点,重点分析了语言学领域中久野暲(1978)的“共感视点理论”和泽田治美(1993,2009)的“直示视点理论”之后,利用泽田的“直示视点理论”分析了汉语中视点移动的特点,得出的结论如下:

本文首先总结了当代汉语小说句子中视点移动的基本原则。作者会由远及近移动视点,按照“外部视点(导入)”→“外部视点(展开)”→“内部视点(展开)”的顺序,使用“专有名词(作者视点)”→“人称代词(作者视点)”→“反身代词(登场人物视点)”的顺序指示登场人物。一般来讲,在以逗号隔开的一段连续的描写中,“人称代词→反身代词”的顺序是无法改变的。不过,如果在句号(或分号)后面的话语段落中,就可以再次将内部视点拉回至外部视点进行描写。

此后,本文从视点移动与内部描写之间关联的角度出发,从知觉谓语句、感情谓语句、情态表现以及内部语言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结果总结如下:

首先,在与“看到”、“发现”等知觉谓语句结合时,如果可以确定语境中是通过登场人物的视觉或知觉真实地“看到”或“发现”,一般只能使用反身代词,无法用人称代词互换。不过,如果无法确定语境中是通过登场人物的视觉或知觉真实地“看到”或“发现”,那么照应词的选择就会因语境而异。

其次,与“满足”、“着急”、“奇怪”等感情谓语句一起使用时,反身代词“自己”非常自然,而人称代词“他”或“她”就会让读者感到不自然。这是由于感情的意识主体是登场人物自身,从这些人物的视点出发,也就是使用内部视点更加适合。对此,如果从旁观者的视点,也就是小说作者的视点出发,强制地揣度登场人物内心的主观感情,

便会产生不自然之感。

再次，在与“好像”、“似乎”、“也许”等情态表现结合时，这些推断有可能出自登场人物，此时使用反身代词比较自然；也有可能是出自小说作者的推断，这时也可以从外部视点描写，使用人称代词。

最后，作者在小说中描写登场人物的内言时，登场人物自身内部的思考，一般也无法从外部进行窥探，小说作者只有通过和登场人物同化，才能够将这些内部的心理活动描写出来。

## 参考文献

- 列夫维果茨基（著）李维（译）（1997）《思维与言语》浙江教育出版社
- 姚双云（2012）<“主观视点”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汉语学报》第2期，11-24页
- 中里见敬（2010）<关于汉语自由间接引语>《第5届国际研讨会“语言的接触与变异：汉语的近代演化与外语”》文部科学省グローバルCOEプログラム関西大学文化交渉学教育研究拠点 第5回研究集会「言語の接触と変容：中国語の近代的变化と外国語」
- 加藤晴子（2016）「日中対訳小説に見る受身形の使用状況と視点の関係」『東京外国語大学論集』第92号,65-82頁
- 久野暉（1978）『談話の文法』大修館書店
- 西郷竹彦（1975）『文芸学講座 I—視点・形象・構造』明治図書
- 西郷竹彦（1985）「私の視点論」『日本語学』4, 12, 明治書院, 7-9頁
- 澤田治美（1993）『視点と主観性』ひつじ書房
- 澤田治美（2009）「直示的視点と小説に現れた再帰代名詞『自分』の解釈をめぐって」『「内」と「外」の言語学』開拓社, 101-145頁
- 下地早智子（2004）「日中両語における文法現象としての視点の差異：移動動詞・受身の表現・テンス/アスペクトの場合」『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外国学研究』58巻, 59-75頁
- 鈴木孝夫（1982）「自称詞と対称詞の比較」『日英語比較講座 第5巻 文化と社会』, 大修館書店, 17-59頁
- 中里见敬（2011）「中国語の自由間接話法について」『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7, 123-139頁

廣瀬幸生（2009）「話者指示性と視点と対比—日英語再帰代名詞の意味拡張の仕組み」『「内」と「外」の言語学』開拓社, 147-173 頁

宮崎清孝・上野直樹（2008）『視点』東京大学出版会

Nilsen, V. (1959) *The Cinema as a Graphic Art*. HILL and WANG.

Uspensky, B. (1973) *A Poetics of Composition : 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stic Text and Typology of a Compositional Fo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